

1/756

大 连 文 史 资 料

第 六 辑

(内 部 发 行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1989年12月

大 连 文 史 资 料

第 六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
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

大连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

1989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1092×787 1/32 字数：100,000

印数：1—2,000册 工本费：1.40元

大连市文化局出字（内）第：0005381

目 录

东北爱国诗人王一叶

——回忆我的父亲……………王 黎 (1)

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徐敬之……………唐树富 黄本仁整理 (15)

我所知道的潘华国……………伍蔚文 (24)

回忆爱国企业家大连顺兴铁工厂主周文贵

……………**蒋辑五**口述 林基永笔录 (32)

安惠棧与许亿年……………**于鹏九** (36)

邵尚俭与天兴福……………唐树富 黄本仁整理 (43)

康有为来连琐记……………**宫柳村** (55)

李秉衡籍贯考……………张天贵 (57)

大连解放初期共产党人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情况的

概述……………乔传珏口述 王胜利、于礼萍记录整理 (61)

大连地区建国前台湾人及其组织状况……………郭 玮 (67)

西甸子农民的反占田斗争……………钟有江 (75)

复县督学记……………**周之风** (83)

解放前大连民族工商业见闻……………**徐敬之** (86)

旅顺盐业开发简史……………王延和 (100)

大连钱庄业述略·····	孙耀庭 遗稿 黄本仁整理	(103)
解放前日寇在大连贩卖走私鸦片内幕 ·····	殷沛杰	(120)
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工具“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” ·····	唐树富 黄本仁整理	(124)
《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》补正 ·····	马 群	(144)

东北爱国诗人王一叶

——回忆我的父亲

王 黎

父亲王一叶，东北三十年代文化、新闻界人士多熟悉他的名字，他是当时东北文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与诗人。1944年（四十岁）在北平宪兵狱中被日本侵略者杀害。

根据父亲遗留的部分手迹、生前友好的一些记述以及我的见闻，愿如实将其生平加以追述。

一、王一叶的家世与青少年时期的活动

王一叶，原名汝棠，字荫南。1905年11月22日生于海城县北甘泉乡双台村的一个小康家庭。一叶是他的笔名。清末民初的东北，历经中日甲午之战、日俄之战，军阀兵匪横行无忌。他幼年时家境已逐渐中落。祖父王殿甲，是个庄稼人，念过私塾，略知诗文，思想倾向维新。推翻帝制后，他在乡里带头剪发，倡办女学，并提供房舍，热心公益事业，深受乡里敬重。被举为村长多年，好为乡民排忧解难，济苦扶贫，以致任内散尽家产。祖母安氏，出身乡村中医家庭，粗通诗文，思想上旧道德伦理观念较深，且笃信佛教，常以孔孟之道、诗书济世等教育父亲。父亲的治学、为人处世幼年受祖母的旧礼教影响较深。但思想上也受到祖父崇尚革新的

启发。由于祖母循循善诱，兼天资聪慧，父亲四岁时已读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名贤集》等书，学前已能熟记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论语》、《诗经》和弹词《三国演义》等书了。

父亲自幼勤学，甚至吃饭时也手不释卷，每在夜间借月光攻读蝇头小楷的线装书，以致眼睛深度近视。自九岁入小学起，每天很早到校，对老师极其恭敬，从未受到责罚与批评。从小性格仁柔憨厚。他的小学授业老师知他学前已读过不少书，便引经据典考问他，均能对答如流。他幼年的聪明好学，至今乡里犹有人津津乐道。

父亲十四岁进入离家廿余里的腾鳌镇高小寄宿，开始熟读大量古典文学名著，并能作出较有见地的品评。如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琵琶记》等词曲，皆可流利背诵。从此开始写日记、作诗文，几十年坚持不懈。

1921年，他十七岁考入海城县立中学。由于好学与写作出众，渐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，被选为级长和图书馆干事。凡古典文史、五四新文学及社会科学他都广泛阅读，奠定了他以后思想演变和诗文创作的基础。在争取学生自治，反对封建教育制度的罢课斗争中，他成为骨干，参与起草罢课宣言，揭露教育当局黑暗，因而一度被开除学籍，并受到地方士绅指控和法院传讯。当时担任县中学学监的卢广绩先生，也因支持同情学生的革新要求而被解聘去职。父亲学生时代的自传小说和后来的日记中，多次记叙与卢先生的交往。从此他以卢先生为良师益友。

父亲在海城作诗的故事，当时流传县城。那时他对李白、杜甫、陆游的诗有较深的理解。课余最喜好逛书店，把节余的

零用钱全部用来买书。在“巨有堂”书铺当店员的青年诗人赵德澍与父亲结识，并成莫逆之交。赵年长父亲两岁，解放后曾执教于哈尔滨市中学及师范学院，是对古典文学颇有造诣的学者。另外还结识了陈介修、于仿玉、张汉侯、王浣青等诗词爱好者，组成了《临漠六少年诗社》，公然与标榜随园咏物怀古诗的地方名儒陈林格、韩辑五等相抗衡，并终为一些老先生所叹服，名噪乡里。他在校曾偶占一首七绝：“言寻广陌出郊城，满眼春愁一旦醒。万里碧空清似水，浮云三两似浮萍。”他的国文老师王松亭发现后，对父亲的诗评价极高，认为后两句是未经前人道过的佳句。父亲学诗自谓先学陆放翁，后学李、杜，又转向李义山；虽说讲求格调，但并不专摹一家，而且注意创新。

二、王一叶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活动

1924年，父亲20岁，从海城中学毕业，因家道中落，无力升学，报考省教育厅的中学教员，名列前茅。自此两年多先后在海城、他山、岳州、熊岳、岫岩及大连中华青年会等处高小、初中任教或应聘讲学。1927年，23岁到沈阳，先后任过《新亚日报》、《民众日报》的记者、编辑，同时在张学良创办的同泽中学兼任教员。并考入张学良主办的萃升书院研读国学，在历次考试中成绩优异，被当时书院桐城古文大师吴北江（闾生）、于省吾（思泊）视为得意门生，吴北江当时称赞父亲所撰《征俄将士碑》，足抗韩昌黎之《平淮西碑》，诗亦独出一格。父亲当时撰有《上张学良将军书》一文，被编入书院范文，至今尤为学者所记诵。从此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文学创作和抗日爱国活动中去。“九一八”

前夕，他已成为东北文学、新闻界有影响的青年诗人和作家。他兼长新旧多种文体的创作。当时曾团结一批青年文艺工作者组织了“东北新文学研究会”，写作发表了大量的新诗、散文和小说、时论文章，对新文学发展起到较好的作用。

父亲自入沈阳报界工作，一直怀着炽烈的爱国热情，积极参加一些爱国抗日的社会政治活动。在国民党尚未公开时，他曾与杜重远、高崇民、兰锡光、刘韶九等人一起活动，讨论政治，对当时革命形势有较明确的识见。他认为：“革命青年当以身填陷井为众生之桥，如悠悠度岁，非吾所愿也。”他对军阀官僚的腐败统治嫉恶如仇，他曾激愤地说，“此等不工不贾，既不肯为神圣之劳工，又不甘心吃高粱米，只有令其祸国殃民了。”这反映了他对国民党的失望与忧虑，而对无产阶级革命充满同情。他在艰难谋生之余，以新闻记者身份与东北爱国民主人士卢广绩友好交往，并经卢结识了阎宝航，积极参加青年会和国民外交协会开展的民众反日爱国活动。1930年因发表《岫岩杂记》揭露地方官绅腐败劣迹，几度遭到法院审讯，经其仗义申辩，受到舆论支持始幸免于难。他当年应岫岩县邀请作暑期讲学是卖衣服作路费去的。冬天外出开会、采访夜归常常无钱坐车，夜里写稿常常忍着饥饿。在如此贫困的环境里，仍坚持繁重的新闻、教学、写作与社会活动。

尽管他个人衣食匮乏，但还是竭尽所能帮助更急难的朋友和同志。1948年我来大连工作，当时大连盲哑学校校长李庆丰同志对我说，“九一八”前他在沈阳参加国际共产组织，从事地下活动时，曾一度吃住在我父亲的报社中，并受到我父

亲的掩护幸免于难，并说“你父亲虽未参加我党组织，但确是一位难得的好朋友，象一叶这样的人实不可多得。”
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时，我父亲正住在同泽中学，目睹日本侵略军种种暴行，他以万分愤慨的心情，立即口诛笔伐。他这期间写的自传小说《残棋》和其他大量诗文，至今读之犹令人感动。1932年他流亡北平，在《赴平留别诗》序文中写道：“一息尚存，当坚大节，行者劳而居者苦，各勉程婴杵臼之谋。散有聚而离有合，犹是赤县神州之内。吟成七字，似寒风易水之篇。别属三秋，异朝雨渭城之唱。置君怀袖，馨香何止于三年。报我琼瑶，行脚已过乎千里云尔。”表现了他的无限愤慨和对抗日救国前途的坚定信念。到北平后，他一直追随卢广绩先生参加“东北抗日救国会”的活动。同时和矫庸（字靖东，海城县人，与矫结交于萃升书院，矫自进关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）、赵雨之等在北平创办《光明夜报》、《光明文艺周刊》，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工作，并发表了大量诗文，揭露日寇侵略罪行，抨击当局的妥协不抵抗政策，颂扬爱国军民浴血奋战，共申敌忾。同时兼为东北几处流亡中学教书，深受东北青年学生的爱戴。

1933年去察哈尔，任《民国日报》社长。旋参加冯玉祥将军抗日同盟军，事败复返北平。是年初作《沈变纪事诗》卅余首，为天津大公报潘伯鹰（尧公）阅悉，并推荐给该报《文学副刊》主编清华大学吴宓教授发表。继之又作《祭西咏怀诗》五十首（五古），全文发表于吴主编的《文学副刊》一百一十三期上，以后又选入《吴宓诗集》中的《空轩诗话》中（中华书局出版）。是诗以满腔悲愤，气贯长虹的激情，控诉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罪行，痛斥当局的妥协偏安和汉

奸国贼的卖国行径，热烈颂扬了爱国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。编者按语誉其为“吾国诗界的光明樗柱。”时父亲年方29岁。自此吴宓先生遂与父亲结为知交。抗战胜利后，吴先生执教于武汉大学，经多方寻悉，知父亲殉难噩耗后，1947年2月10日，吴于其主编的《武汉日报》第九期文学副刊上发表了《悼诗人王荫南烈士》，详尽评介了父亲的生平和诗文造诣。文中语多沉痛，起笔指出：“先生以诗人而兼烈士。世人读先生之诗，自可知其性行，审其气节，而信宓之所哀非为私。篇中有誉宓过当之处，宓当时读之，已感激涕零。然闷之十年，在今更不敢惧标榜之讥嫌，遂予刊布。俾读者可得王荫南先生之真面目，真精神。较诸刻板之墓志，哀痛饰词之祭文，或有胜焉。”结束语中曰：“世之负气节而真爱文学者，读兹所录王荫南君之遗诗数篇，可以知君之才与志，而益知宓之悲矣。”以此表达他对父亲的沉痛哀悼与深切怀念。

父亲流亡北平时，主要靠教书卖文养家糊口，生活异常窘困。后来为时任长芦盐运使的荆有岩先生所聘。据说荆公在旅途乘车中阅读父亲在《大公报》上发表的《咏怀诗》，赞赏他的才华，乃从潘伯鹰处询知，遂礼聘父亲前往佐幕，深为器重。此后有近三年(1933年至1935年)时间，他随荆公历任冀、苏、赣、鄂、豫等省印花烟酒税局秘书等职，生活尚属安定，并借此得以畅游祖国江南。此时写了大量描述河山壮丽以及淳风美俗的诗文，有《匡庐诗草》等著作，并以这段生活为背景，写了一部揭露在反动统治下，反映东北流亡知识分子爱国思乡的长篇小说《浔阳江上》。可惜十年动乱中被焚毁。

1936年初，父亲32岁。由荆有岩和卢广绩介绍至西安任张学良将军总部秘书。咨议筹策，多有谏言。“双十二”前，护送友人返平就医（与友人王浣青登山赋诗，王失足骨折），正赶上“西安事变”未及返回，乃留北平教育部办的东北青年升学补习班任教，兼为报刊撰文维持生活。

“西安事变”后，卢广绩先生返北平与我父亲见面，讨论张学良将军安危得失。父亲在《丁丑日记》三月十五日写到：“当日呼吸危急之间，张有一言，蒋即丧生。若此不德，徒致怨于凌辱，亦可谓不知其返矣！故此事，或为历史所曾有；而后段释放之速，且自陪返京，则非张先生，任易何人，皆做不到。故他日民国史上，张先生终为大有功之人。以免其国内之分崩及生民之涂炭也。当日若决绝为之，则东北军固不易成功，然海内重分拨矣！”可见其政治识见之深远，与当时党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不谋而合。又三月十八日记中：“有学生吕正都（即吕东）等来访，相与谈论时局，学生所言盖亦左的色彩者。适老鲁至，侧耳静听。余深惧学生等信口胡言，为老鲁所侦，反为不便，盖鲁为中央特务之一。”（按：鲁辅周，为父亲萃升书院同学，公开职业不明）寥寥数语，亦可见父亲当时的鲜明是非倾向。1987年吕东读到这篇日记，得知父亲牺牲，深表怀念。他回忆1932年随父亲流亡北平读书的一些往事说，“王老师有很强的抗日民族意识。”当其得知《一叶爱国诗集》将编成出版时，特亲笔为之题写了《纪念王一叶老师》，并引用毛主席的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”两句诗的题词寄来。父亲遗著诗文，在1987年第3期《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》于植元的长篇论文《读〈一叶爱国诗选〉》一文中多所引

用，评价较详，本文不赘。

1937年7月，“芦沟桥事变”爆发，北平沦陷。父亲未及出走，先在东北人办的私立第一中学教书，不久学校经费断绝，一度失业，生活益窘。处此时事艰危之际，他更忧心如焚，无时不为平津沦陷后的战局演变而悲愤萦怀，希望我军努力早日收复东北。对此《丁丑日记》有大量记载。如“大街景况萧条，一如‘九一八’事变之沈阳。不谓壮年重罹斯祸。行至街上，见保安队及伙子，忙撒沙袋。这是我们预备打人家的，人家没打进来，我们自己先忙着给人家撒了。这是何等的耻辱、悲境。我看到这，回思沈阳，不尽流泪。”

（七月廿九日）。“天津竟日炮火，市政府、南开大学等尽付一炬，哀哉。街上市井萧条，痛心酸鼻，涕泪夺眶而出，嗟乎，熟知亡国之惨如是乎！”（七月卅日）。“晚报至，载中国军队已退至长辛店。南苑一带伤兵，呻吟匍匐，三日三夜未饮滴水。红十字会欲往救济，而张潘等不开城门，（指汉奸张燕卿、潘毓桂等）潘又令警察在城外遣散保安队。有美人某，目睹惨状以汽车捎回数人。嗟乎，曾谓汉奸，尚不如外国人乎。如此国家，如此世界，成何道理，赵登禹亦为国捐躯，至无人吊祭，不知政府是何心理，闻至此，愤然流涕。”（七月卅一日）“目前时局，正与宋金相同。百姓军士，皆不欲和，大官皆欲和。东北沦亡六载，中央日日求和，奴颜婢膝，惟恐不恭，现已绝黎明之望矣。此次平津任其占领，不出一兵，则全国将士之心灰矣。”（八月一日）。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消极退让异常激愤失望，七月十日、十四日两次记下他的挚友矫庸同志传告“毛泽东已率师北上”，并曾计议“联袂出城起义，犹免生困囚城也。”显

然党的抗日行动对他产生了深刻影响，使他有了新的希望。

清华大学南迁，吴宓教授于1937年11月临行前，父亲写给吴一首七律：“沦落仍能气吐虹，欲从破虏建奇功。粗豪意气陈同甫，慷慨悲歌陆放翁。绿艾朱樱佳节里，白山黑水梦魂中。西郊讲习今何在，料得殷忧与我同。”寄吴宓《西山纪游诗》中有句：“男儿生世间，不得挽长弓。奋袂赴疆场，振我华族风。安得长日下，残篇殉鱼虫。”这些沉雄壮烈的诗句，激愤忧国之情跃然纸上。此前寄吴诗有句：“只应化作蓑弘血，碧染辽沙照北京。”此一警句，竟成为他后来殉难的谥语与自挽。1938年以后父亲始以伪报馆编辑职务掩护，继续坚持策应抗日工作，做其力所能及的贡献。

父亲晚期的代表作，要推1940年两次返里时所写的《前后还乡诗》，共七十余首七言绝句。这也成为他殉难前最后一部保留下的著作，原稿不仅未曾发表，亦鲜为人知，堪称是他在沦陷区中真实的思想写照。

父亲1940年初春和冬末两次还乡。前次因祖父被伪满拘役劳动受凌辱忧愤致病回去探望，后次是为祖父料理丧葬。

父亲居北平时，从来未间断抗日爱国活动，他曾与坚持抗日的马占山将军有所过从，并合拍过照片。我曾见父亲让母亲将张学良将军的一个绸制密件给黄振武（东北义勇军）叔叔缝在棉被中，无意中听他们相约赶走日寇重聚家园的欢快谈话，幼小的心灵中，也充满“打回老家去”的向往。后见其日记中有：“黄振武为日人发觉，逮捕刑讯，至死不吐一词，亦是硬汉。余太息久之。并拟前往慰问。”（《丁丑日记》，三月十九日）北平沦陷后，有来自大后方或延安方面的长辈与父亲交往，他都尽力给予掩护和帮助。唯当时他均

秘而不宣，且我年轻幼稚，故知之甚少或不复记忆。

父亲几十年如一日，每天都勤奋治学，写作常到夜深。他在生活上则异常简朴，不吸烟喝酒，不讲求吃穿。所得薄俸和稿费，除供家计日用外，几乎都用之于买书和资助东北流亡的学生和亲友。他在南方数年，亦两袖清风，家徒四壁，只是从九江带回几件朋友送给的书籍和瓷器。直到被捕前，家中的写字桌和椅凳还是借自朋友或从小市上廉价买来的旧货。写作读书时，不管孩子怎样玩闹，别人怎样说话，他都能高度集中精神，如呆如痴，旁若无人，但遇知己朋友同志纵谈学术诗文，或议论时事，则又滔滔不绝，意气风发，前后判若两人。他的忘我治学精神和酷爱诗文，实所罕见。

三、王一叶的殉难始末及遗著

1944年1月下旬，农腊岁暮的一个深夜。时值日仍在华北发动所谓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对爱国抗日分子施行疯狂镇压和大搜捕。是时由于我参加地下党领导的爱国抗日活动，并受到父亲的积极支持和掩护，不慎被日寇特务侦知，父子遂同遭日本宪兵队逮捕（当时家住北平鼓楼前辛寺胡同29号）。同时被捕的还有同案难友潘礼仲（鼓楼医院院长，曾任冯玉祥将军抗日同盟军军医处长）和我的同学、朋友等三四人。凌晨被拘押入煤渣胡同日本宪兵1420部队牢房，敌人对我父子多次施以非刑拷打未能逼出口供后，转而对父亲施加压力，逼令其供出支持我参加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活动的情况。一次隔室审讯中，我听到父亲对日寇义正词严的痛斥和申辩：“你们日本人讲爱国，中国青年同样也知爱国。你

们借反共之名，行侵略之实。抗日爱国是你们日本的侵略所逼的，对共产党，你们奈何不得。孩子是否参加其活动，我不知道，即便参加，我也管不了。中国青年为了爱国，就只好不走向重庆，就走向延安……”敌人暴跳如雷，发出兽性的狂吼，在一阵叫骂暴打声中将父亲押走。此后他接连不断地遭受敌人残酷折磨。在宪兵队拘押两月余后，三月初的一天，日寇以向牢房放毒瓦斯消灭虱子为名，将数十名难友扒光衣服，赤身裸体驱赶至一处空房时，我见到父亲已憔悴不堪，瑟缩而行。我乘机赶行贴近他的身后问候他，他反给我以鼓励和安慰：“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，不久我们就可以出去，我还能挺得住……”话未说完，竟被鬼子发现，遂迎头挥舞鞭棍把我与父亲打开。当我再抬头窥视父亲时，头一次见到他滴落激愤的泪水，我也不觉一阵心酸痛如刀割。不料从此竟成永诀，再也无法见到他那慈祥的容颜了。

当年三月末，我和同案十几名难友被转押往华北日本军部进行“军法审判”，以“违犯军律，私通八路”罪名分别判刑，同案的领导人王一非（仲亨）同志遂于是时遇害牺牲，后被追认为烈士。（王系吕正操将军同学，延安抗大出身）我们被判刑的难友即转押入伪“北京第一监狱外寄人犯收容所”。后来在狱中遇见曾与父亲同住宪兵队牢房的辅仁大学叶德禄教授，他告诉我，父亲不久被转押几处宪兵特务机关，一度敌人曾企图软化诱供，但遭到父亲严词拒绝，敌人黔驴技穷，转而施加多种酷刑，身体已被摧残。到1944年10月间的一天，经过九个多月的囚禁折磨之后，从东珠市口宪兵队中被押上卡车送走，自此即告失踪，消息杳然。后来根据各种迹象判断，斯时即遭秘密杀害，壮烈牺牲了。一位与他同

住一牢房，目击其被押走的东北人难友王泽民律师，获释后带出父亲狱中口占的《甲申狱中占赠》四首绝命诗，更清楚地看出他早已预料自己的殉难是不可避免的。后经王交给父亲另一友人吴子嘉先生（铁路职员），由吴转抄传送给们。原诗如下：

（一）霜晨短景易消磨，地狱逢君且高歌。

莫作楚囚相对泣；天兵指日荡妖魔。

（二）生平桴海居夷志，忍性动心愧未能。

今日牢中逾九月；幡然忽似定中僧。

（三）京华冠盖闹如云，消息沉沉久未闻。

见说故人都无恙；悠然一笑向苍旻。

（四）十年干戈困腐儒，家山反哺愧慈乌。

欲将身后托知己；能作公孙杵臼无。

父亲的绝命诗中，留下他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的无比憎恨与蔑视，留下他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，表达了对抗战必胜的信心，也寄寓了他对志同道合者的希望。

我深深铭记着读小学时他来信时的告诫：“吾生平所爱惟国家与文学……”教育我读书做人的道理。上中学后是他把我引见给革命老伯矫庸同志，使我通过矫老获得革命的启蒙教育，并接受党的教导。直至被捕前，因与矫老中断一段联系，我走了一些弯路后，方重获与地下党一位同学取得联系，父亲始终都给予我们支持与掩护，我是从他手中首次秘密读到刘少奇同志所著《论共产党员修养》一书的，矫老

在北平坚持党的地下工作时期一直与父亲保持友好的交往。众多的爱国友好在我父子被捕后，均为之焦虑，都试图设法营救，但因涉及“共产党案”，敌人封锁严密，株连搜捕甚广，均难以措置。

父亲一生颠沛流离，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，潜心治学写作，曾创作了大量的爱国诗词及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。而在旧社会却无条件出版一本象样的书，他的手稿及发表于报刊的作品也仅有少部分得以幸存，其它大都失散于变乱迁徙之中了。据我所知曾经有几位父亲生前友好、热心学者，曾长期致力搜集他的诗文，欲编辑出版。主要有前清华大学吴宓教授、哈尔滨师范学院赵德澍两位前辈和从前在“鲁迅故居”工作过的矫庸老伯，可惜几位前辈均已先后逝世，未能实现他们的愿望。

从残存父亲自编《卅年简略年谱》中记录，他自21岁开始发表诗文，成集的手稿总计约为20余集，但留存的只有其中极少部分散存篇章。其一些散文、杂文、小说、诗歌和日记也只有少量残存下来。在有关前辈和学者的支持下，我自1984年离休后，开始从其残存的遗著中，编成一部八万余字的《一叶爱国诗选》。在父亲生前友好吕东同志和卢广绩、荆有岩等前辈的关怀下，鞍山市政协在鞍山政协文史资料中为我父亲编发了三万字的《诗选》，海城市将出版《一叶爱国诗选》，并在其地方志中编述我父亲的事迹。父亲牺牲迄今，悠悠岁月已达四十余年，终使其遗著免于湮没，复现于世，忠魂碧血，重得归返故国家乡，也可告慰于九泉了。